

東北變色記 (十二)

細數風流人物

● 陳嘉驥

軍政首要如今安在

當年在東北負有關鍵性任務，衆所矚目的熊式輝、陳誠、衛立煌、杜聿明、張嘉璈等人，離開東北後雖際遇不同，或飛黃騰達、或隱姓埋名、或被俘羈留大陸、或逍遙海外，然經過四十餘年無情歲月，皆已成爲歷史痕跡，俱往矣！細數風流人物！

據筆者所知，昔日負有方面之寄的軍事人物，而今仍健在者有鄭洞國、孫立人、劉安祺、羅又倫、梁華盛等數人而已。在民國三十四年十月間，政府首批任命的東北九省省主席中，已有八人逝世，碩果僅存者惟有黑龍江省主席韓俊傑，現已耄耋之年息影臺中；其中以遼寧省主席徐箴，全家於民國卅八年乘太平輪離滬赴臺途中，沉於太平洋底，結局最爲淒慘，殊令人爲之惋惜與愴然！

余紀忠創報業王國

此外，值得在此一提的是，當時身膺東北行政政治部主任兼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政治部主任

余紀忠，在陳誠出任東北行政主任後，即行離開東北，嗣輾轉來臺。初在臺灣省物資調節委員會任資料室主任，不久即行創辦油印小型報紙徵信新聞。徵信新聞在余紀忠悉心擘劃慘澹經營下，業績逐年遞升，不久即爲全國兩家發行量最大報紙之一，隨後並將徵信新聞改名中國時報，聲名更一躍千丈。余紀忠並在中國時報系統之下，發行工商時報、中時晚報、時報周刊、時報資訊公司、時報雜誌等，儼然爲一報業王國！余紀忠在東北時，即先後兼任瀋陽中蘇日報社長、瀋陽中央日報社長，其在臺灣創辦徵信新聞向公營事業籌措資金時，可謂艱苦倍嘗，其發軔可謂完全靠一己之努力！筆者容後再予介紹。

李煥膺任中樞要職

另外，現任行政院院長李煥，民國三十五年初到東北時，係在瀋陽市政府民政局長擔任第四科科長，第四科主管文宣工作，其業務與今日院轄市政府新聞處相類。其後瀋陽市政府所屬瀋陽日報社長林家琦（瀋陽日報社長係由中央社瀋陽分社總編輯林家琦兼現在臺），改調南京中央日

報平津特派員，瀋陽日報社長一職，市長董文琦遂核派李煥繼任。李煥來臺後，初任中國青年救國團主任秘書，其後並先後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組工會主任、中山大學校長、教育部長、中央黨部秘書長等職務。由於李煥爲人處世具有親和力，社會聲望日隆，現已膺任行政院長爲全國最高行政首長，負起國家重責大任。

東北新聞圈內獨秀

在民國卅五年三月、四月、五月這一段期間，爲筆者新聞採訪生涯最忙碌時期。因爲東北接收問題，爲全國注目的焦點，中外記者羣集瀋陽，但他們採訪目標是國軍的重大軍事行動，一般的問題，根本就看不在眼裡。各報雖已成立了有了記者，然而這些記者多係僞滿洲通訊社、康德新聞等新聞單位留用者。這些留用記者素質並不差，國語中夾雜着日本控制時的所謂「協和語」，但溝通上並不成爲問題；最大的困難是他們在採訪新聞時畏縮不前，見了國軍就怕並且躲得遠遠的，尤其接收伊始各單位均有國軍站崗，他們更望而却步。

是在民國卅五年的三月、四月、五月這一期間，重大軍事新聞以外的新聞，成爲筆者獨享的時代；遼寧省主席有事找中央社陳記者，瀋陽市長有新聞找中央社陳記者，梁華盛由副司令長官轉任吉林省主席東北行轅政委會也是單獨找中央社陳記者。卅五年五月以後，這種情勢才有了轉變，袁笑星、陳驥彤、劉興武、李宗熙、朱樹、焦君良、齊振一、烏鐸、余啟……等當年在東北紅極一時記者紛紛出現，筆者一夫擋關局面才告一段落。同時東北光復初期的所謂大牌記者，也有了很大的變化，如律鴻起成爲中央社瀋陽分社主任，劉竹舟成爲中央社長春分社主任，閻奉璋成爲瀋陽和平時報社長，上海新聞報的趙世洵離開東北返回上海，大公報的呂德潤則往返東北、天津之間。繼續常駐瀋陽的有，南京中央日報馬志鏢、天津民國日報路達光、南京大剛報張騰，上海申報韓清濤……這時由於瀋陽地方記者品質的提升，與幾名權威性大牌記者，分別主持新聞單位成爲老關級人物，其餘的記者遂打成一片，沒有外埠與本地之分了。

張廷孟擅麻衣神相

在瀋陽擔任外勤記者時期，筆者與空軍方面最爲熟悉，進出空軍第一軍區司令部可以說通行無阻，許多軍事行動在保安司令長官部得不到答案時，都可在空軍方面得到確切消息。

空軍在東北的單位初名「空軍第十三地區司令部」，司令爲吳禮所擔任。吳禮在東北時期，除了因爲東北一名賈凌雲民衆，將日本遺留的鉅

額航空器材，毫無保留的奉獻給十三地區司令部，吳禮爲了表揚賈凌雲義行因而筆者與吳禮有數度往還外，但並不算熟悉。十三地區司令部，嗣改組爲「空軍第一軍區司令部」，由空軍宿將張廷孟爲司令，易國瑞爲副司令。張廷孟與中央社瀋陽分社主任律鴻起在抗戰時期已有相當來往；抗戰勝利後，律鴻起更隨張廷孟飛芷江、南京、臺灣採訪新聞，兩人配合至爲融洽遂成知交。

抑有進者，副司令易國瑞夫婦，與瀋陽分社採訪組長張郁廉孫桂籍夫婦，更爲至交與通家之好，因此我這位中央社記者，遂得自由進出空軍第一軍區司令部。尤其張廷孟爲性情中人，心裡有話就會毫不保留的一吐爲快，他對當時的空軍總司令周至柔似乎嘖有煩言，而對毛邦初則推崇備至。張廷孟最愛常談的一段故事，是他偕同律鴻起飛抵臺灣，向日本臺灣總督安藤利吉，遞送何應欽將軍命令日本軍投降須知文件時；因爲律鴻起衣美國空軍軍官制服，且身材高大魁梧，復因日軍缺乏華語翻譯，而由律鴻起以英語與日本軍官交談，遂使安藤利吉誤認爲美軍官而對律鴻起執禮甚恭，而忽略了這位空軍司令。蓋當年中美爲亞洲地區對日作戰主力，中國記者經常飛澳洲、所羅門羣島、關島等地區採訪新聞；麥克阿瑟盟軍總部爲便利中國記者採訪，因各發無軍階的美國海空軍制服給中國記者，以便利至各戰區採訪新聞。張廷孟向瀋陽記者們，不止一次的談這件往事，最後總是：「日本向盟國投降，但是對我們心裡仍是不服氣，老弟們，咱們中國人須好自爲之。」

張廷孟雖然經常出席瀋陽鐵路賓館晚會，但很少下舞池跳舞，有一次鐵路賓館晚會中他談起麻衣相來。他認爲相面並不困難，面部的各器官均以豐、滿、厚爲佳，薄、削、尖、凹則主惡。人的眼睛最重要，凸與凹都不好，要「藏而聚」並貴有神，其他部位不好，只要眼睛好，還可掩蓋，眼睛凶惡，則只有靠「心」來補救了，他認爲困難是看氣色。

張廷孟在重慶時，他負責陪都防空業務，他說每次有日本飛機來襲，他都能預知，並且知道這次空襲對重慶市有沒有重大災害，或者敵機根本不會到市區轟炸，有一次重慶蒙受重大損失，他已預先算出，但苦於無補救之策。筆者忘了問他是否指重慶防空隧道因無空氣導致數萬人窒息而死那個大慘劇，事後並向律鴻起查證張廷孟是否如此神奇。律鴻起指「張廷孟是個怪人，許多事他都比別人想的深入一層，因此有時被他料個正着，有時却成爲多此一慮，所以有人認爲他有點神經質。」張廷孟認爲人的眼睛最好大小適中，不要凸也不要凹，大眼睛的人如帶凶惡之相，還好預防，並且壞不到那裡去，最多是暴躁易怒；小眼睛如帶凶惡之相，那可千萬要小心，什麼狠毒的事都能做，尤其小眼睛的如果除了有凶惡之相外，白眼球也發黑的話，那就主「嗜殺」視他人性命如草芥了。

來臺初期，筆者曾在臺北重慶南路上相遇，詢問其近況時，彼答：「我現在等於是一個閒人」，他面貌憔悴比在東北時更像有阿芙蓉癖似的人。約十年前，筆者在空軍總醫院見一患病老人，

衣衫不整，眼睛神采皆無，似已痛入膏肓，越看越像張廷孟，趨前與其談話，彼並不相識。但筆者已確定即為張廷孟，乃高呼「張司令，我是瀋陽中央社記者陳嘉驥，你還認識我嗎？」彼這時從無神的眼睛中，孕育出一絲靈光，似已捉回些許回憶，啊了一聲，就沒有其他反應，由護士扶持進入診療室中。過後未數月，從新聞報導中，得知張廷孟已撒手人寰矣！

桂季桓特長看手相

中國紡織公司東北區總經理桂季桓，於民國卅五年四月初抵達東北，他到瀋陽的當天晚上，筆者就訪晤於瀋陽市鐵路賓館。桂季桓對筆者適時訪問很感驚奇，連說你們記者真厲害，知道我到東北的只有東北生產管理局瀋陽分局的楊之屏兩三個人，殊不知筆者就是由楊之屏處得知。筆者訪問後，第二天瀋陽各報紙均一律以顯著地位刊載；大概桂季桓這是首次在報上刊出這麼大的新聞，所以高興得不得了，除打電話道謝外，並約晤晚餐，以後經常會晤。

筆者認識桂季桓，是初次與上海人交往，發現上海人如與你成爲朋友，是非常講義氣，許多事都是「閒話一句」，絕不拖泥帶水爽快之至。按照政府規定，東北所有紡織工業均劃歸中國紡織公司經營，計有營口、遼陽、錦州、安東、大連、瀋陽等六個地區，未經破壞的約有紡織機三十萬錠。桂季桓認爲一俟大連、安東兩地區收復後，他將擴建各廠達成一百萬錠，俾達到全國自給自足目的。這時瀋陽生產管理局，希望將一個

具有五千錠的紡紗廠，由中紡撥歸生產管理局經營。楊之屏與中紡公司一王姓代表（後爲中紡東北區副總經理）交涉再三，均不得要領；楊之屏舉出這個紡紗廠，從歷史上與實際上均應由生產局經營，但王代表堅不應允，並云如其他城市效尤將如何？

可是，楊之屏與桂季桓一次會晤即把問題解決真箇是閒話一句，瀋陽生產管理局由於此小紡織廠支持，使其他若干工廠得以開工。其後，東北局勢逆轉，高惜冰主持東北剿總政委會，爲打破共軍對瀋陽地區糧食封鎖，推行以布換糧行動時，瀋陽紡織廠發揮很大功能，而此時中紡公司東北區公司早已奉束雲章命令撤退矣！

桂季桓精研易經之學，對於命、相均有相當造詣，但他認爲用「手」來相人最爲準確。他說人世間一切均由人雙手所締造，所以從人的手上紋路來觀測其未來趨向，應該是最可靠的。不知桂季桓是否會「夜觀天象」或者是智慧超人一等的所謂「通慧」在一次閒談中，他說中國之亂還不是十年八年可以結束，依他看最少要到民國六十幾年近七十年時才「滿劫」。如拿毛澤東於民國六十五年去世，緊接着四人幫也告垮臺，中國大陸同胞總算由三反、五反、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暴政下獲得解脫，略略鬆了一口氣，桂季桓的論斷應該很靈驗。可是，民國七十八年六月四日的天安門事件，如何說法呢？是不算在劫數之內，桂季桓先生而今安在？其民國七十年以前「滿劫」之說，也令人爲之懷疑了！桂季桓曾爲筆者看手相，但筆者僅約略知道何

者爲壽命線，何者爲幸運線，何者爲財庫線、何者爲感情婚姻線、何者爲子女線而已。對於如何配合線路以測未來，則一無所知；概當時工作忙碌，同時對命、相之說實不相信，僅記得桂季桓說：「你在晚年比我晚年要好得多，你會享福的」，如此而已。

民國三十七年春三月，筆者奉命由瀋陽調南京總社工作，路過北平想把身上帶的數百萬流通券，去前門外銀號（即錢莊）去換法幣，當時的流通券一元僅可換法幣九元，預計最多可兌法幣二千餘萬元。在西長安街忽遇桂季桓於途，他得知筆者拿流通券去兌換法幣，他說：「流通券交給我替你去換好了，明天中午咱們在「三和居」飯莊見面再詳談」，他手持流通券而去。筆者即行返堂兄家中，堂嫂問你不是去換法幣嗎？怎麼這麼快就回來呢？筆者告以路上遇一友人，已經由這位友人代爲去兌換券。她問，你友人住何處，我答以不知，僅約定明天中午在「三和居」飯莊見面；她說完了，你的錢被人騙走，別說「三和居」就是「六必居」也找不到人了。這筆錢不是小數目，約爲一般人半年以上薪水，你幹了這些年記者，怎麼連這個都不懂呢？筆者，告以此人爲中紡公司東北區總經理，大概不會發生問題吧！堂嫂說但願如此，明天你等着瞧就知道了。翌日，筆者準中午十二時抵達「三和居」，桂季桓借安東紡織廠廠長趙文森（來臺已故曾擔任大學紡織學教授）、遼陽華春城廠長（來臺已故曾擔任高惜冰創辦的彰化紗廠廠長）等多人圍坐一桌，正在點菜。桂季桓立即將一大包法幣遞過來

，他說我是託人從中央銀行按一比十三官定匯率兌換的，多給你換了近千萬左右法幣，今天由你請客吧，筆者高興之餘滿口答應，但是最後仍由桂季桓會了鈔。他說你屬火，愈往南邊走愈好，筆者到了南京甫近一年，就又去了廣州，接着從廣州輾轉來臺灣，一晃快半個世紀了，二十幾歲的我，現年已七十，這位頗講義氣的上海朋友桂季桓應已接近九十高齡，是否仍健在！

陳公亮精于平之術

財政部東北特派員陳公亮於三十五年四月初抵達瀋陽翌日，筆者即行訪晤他於瀋陽城裡中央銀行內，談了許多東北光復後金融處理問題；第二天不但瀋陽報紙大事刊載，上海、南京、北平的報紙也有了陳公亮的新聞報導，因此我與他建立了不錯的工作關係。

陳公亮係前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之親弟，為政學系當年的青年才俊，頗受熊式輝、張嘉璈等政學系首腦人物之照顧。張嘉璈在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舉行會報時，張嘉璈坐位兩側總是陳公亮與中國銀行東北區總經理李紫東兩人。其後，佔東北財賦三分之二的遼寧安東兩省的遼安國稅局成立，張嘉璈即行任命陳公亮兼任局長。當時，東北各大工廠復工需要資金時，張嘉璈都是派陳公亮及王鍾等人先行瞭解提出報告，再行定奪。就是一向被人視為權大氣粗的資源委員會委員孫越崎，一次為了鞍山鋼鐵廠借款問題，對前往負責調查的陳公亮也曲意奉迎。陳公亮雖然少年得志，但平素待人處事均循規蹈矩，不失書生

清純氣質，絕無一般政客驕傲目空一切情形。平素在瀋陽各項慶祝晚會相遇時，他看到筆者如無舞伴，他會主動介紹他的親友，因此令人頗有親切不見外感覺。在東北時筆者不知道他精于平之術，而是來臺後，偶然得知。

陳公亮來臺後，初任中央印製廠總經理，其間因陳儀事件一度賦閒，不久袁守謙任交通部長後彼即接任太平保險公司總經理，其後並轉任中國航運公司常務董事兼臺灣區總經理，復與航業公司常務董事兼總經理等職，而為航業大王董浩雲在臺灣的負責人。陳公亮表示看相是從外五行判斷人生，有時並不準確，算命如果時辰八字無誤，則可往往不差毫厘；民國卅九年時他說最近為許多人算八字，他們今後運氣都不錯，所以大凡能來到臺灣的人，大多數均會有一段好日子過。筆者以前不信八字之說，認為由出生年月日時的干支八個字，可以判斷人之一生，未免過於玄妙，不似面相與手相還有些軌跡可尋。自從經陳公亮批過八字，覺得實在是奇妙而不再是玄妙。比如，他批筆者十歲到二十歲時的遭遇凶險因頗的情形絲毫不爽，以及來臺後最初所交友友絕不可能會結婚。到了民國四十二年年初他說你紅鸞星動了，當時昔日女友仍在藕斷絲連，詢其是否仍是這位女友，他答必有新遇，約旬日之後即得遇現在的內人，當年十二月即行結婚。從此每年年初，我都找陳公亮談談流年行運。

陳公亮比喻筆者八字，日元為火但四柱佈滿金局，有如身坐金屋之內，憑一小火爐自無法鍊金變財為用，所謂富室貧人無錢可用也。迨五十

以後，行木火之運足資幫身，庶可有所改變，換言之生活可以改善等，皆為其預言所中。並云筆者日元為火，年、月、時皆為金，左右均無法遇合，因而生性剛訥不擅交際，政治迎合必失效力而難期有成；但有許多際遇會憑空而來，他人亟求而不可得者，筆者在無意中得到且全不費功夫，比如東北危如累卵時能事先離瀋陽到南京等。

陳公亮約於五年前逝世，逝世前兩三年，筆者趨訪皆未得遇，但僅知其因眼疾前往美國就醫，而不知其已患重病。陳公亮認為：「人生必須就「恕」與「悔」兩字下功夫；對他人過錯或對不起自己地方，以恕道行之必可得福，相面者有「相隨心轉」之說，命學方面亦有「積善可改命」之說法。對於自己所肇致重大惡行與錯誤，如確有悔意，自亦可減低罪惡程度而獲天之原有降低因罪惡所應受之懲罰。」

昔日風光猶在眼前

張廷孟、桂季桓、陳公亮三人為筆者少年時代擔任記者時所遇到的最無「官氣」的人。張廷孟的率真直爽，桂季桓的講義氣樂於助人，陳公亮的清純書生氣質，在今日功利金錢社會中，均屬不可多得的人物；更巧的是這三個人，一個是麻衣神相，另一個是手相專家，第三個則是精研子平命學。他們可能因其專精而瞭解善惡因果，故做人處世均不同於凡夫俗子。筆者在東北從事外勤記者工作雖僅兩年，却已寫了二十餘年東北往事，所以每當提筆寫稿子時，內人必說：「你又回到東北戰場與瀋陽市去採訪新聞啦?！」